

227.01 22

# 西安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

西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西安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

西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西安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  
西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内部发行)

西安市莲湖区友谊印刷厂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1/25 字数149,000

印数: 1-3000册 工本费: 1.20元

# 目 录

##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纪念一、二、四

- 红四军长征会师五十周年……………谭 冰 (1)
- 我随五二九旅参加抗日战争的片断回忆……………周益三 (9)
- 国民党警官学校及其它……………崔汉光 (19)
- 昙花一现的西安警官分校……………吴可夫 (28)
- 国民党财政部查缉人员西安训练班……………陈长河 (33)

## 山上飞雪山下花——记四十年代我的

- 红卜楞之行……………绳景信 (41)
- 宜春园与易俗社……………姜荫三 (55)
- 《飞跃》前后……………赵文杰 (58)
- “前卫社”的崛起……………翟文凤遗稿 (64)
- 我三次在西安省立二中任教的回忆……………郑西园 (68)
- 于明江与明江医院……………贺志云 (72)

## 西安华西制药厂始末……………李子舟 (76)

## “长发祥”绸布呢绒店简史……………李梦雄 (83)

## 风风雨雨二十年——记天津国货

- 售品所西安分所前前后后……………王天民 (91)
- 解放前的西安银钱业……………叶启贤 (107)
- 西安巨商毛虞岑财团……………晋震梵 (114)

## 我们认识的李鼎铭先生……………李万春 张文庭 (120)

|                  |             |
|------------------|-------------|
| 忆起义将领左协中将军.....  | 宗永福 (125)   |
| 我跟随何文鼎将军的岁月..... | 尚万仁 (130)   |
| 大荐福寺——小雁塔.....   | 康寄遥遗稿 (149) |
| 西安的建国路.....      | 田克恭 (158)   |

※      ※      ※      ※

|                         |       |
|-------------------------|-------|
| 《西安文史资料》一至十辑篇目分类索引..... | (180) |
|-------------------------|-------|

#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纪念一、二、四方面军长征会师五十周年

谭 冰

## 毛儿盖到腊子口

一九三五年，红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在川西夹金山会师后，由于张国焘不听党中央的指挥北上抗日，擅自指挥四方面军全部南下打成都等地，结果在天全、雅安、芦山等地遭到惨重损失，滞留在金川、从化、丹巴、道孚、炉霍、甘孜一带。这些地方都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吃穿相当困难，加以疾病又多，部队减员相当严重。

一九三六年，二、四方面军在炉霍、道孚等地会师后，一同北上抗日。当时我在四方面军第五军团的三十五团供给处当打旗兵。我们这个军由从化县、金川县等地出发北上，走了十几天到达毛儿盖。毛儿盖，不是一个镇店，周围只有四、五十家人，都是藏族，我们五军团和四方面军的总直部队都住在这个地方。在这里住了两天，上级命令每一个战士要准备五天吃的、一捆柴、一丈二尺长的杆子（晚上住时搭棚用），各级领导检查督促的也很紧。柴禾杆子都好准备，只是吃的实在难找。山上、川道虽种有青稞麦，但都是青的，不熟。同时藏族群众也找不上一个，上级又再三强

、调群众纪律，战士们只好在树林里找能吃的灰条草、黄莲草、桐树叶、枸树叶等。白天把这些吃的弄回来后，晚上用火烤干，再装进自己的干粮袋里。当时自己年幼，不懂事，对上级的命令阳奉阴违，吃的准备得不够，出发的早晨检查时，自己受到批评。第三天一早整个部队集合出发了。开始都是两路纵队，大家走得很整齐，因为路也平，尤其象我们这些年青人，互相拿着棍子开玩笑的乱戳，走了一天，也觉不出疲劳，晚上我们住在一片牛屎房子里。每一间房子可以住十几个人，中间烧一堆火，人坐在周围，既能烧水喝，又能睡觉休息，大家有趣地说：这就是洋房子。到了第三天，路就不好走了，因为到处都是水滩。同时气候也不好，不是下雨，就是大雾，一眼看不见天边，茫茫一大片，有时路也难找上。过后，成天在水里走，有时候的水快到肚脐眼。由于路不好走，也不是二路纵队了，谁走得快，可以向前头走，形成一群人向同一个方向前进，因为走在头里的人跨水少，后面的人老在水里走（由于地形关系，人在上面踏，它就陷下去了，水就出来了，所以后面的人只好在水里面走。）一到晚上，宿营比较早，大约在四五点就住下了。十个、八个找一点没水的土堆上把自己的被单用棍子顶起来，再拔些野草把四周一堵，用来挡风。这时有的同志就找吃的去，如到水滩里捞鱼，或找一点能吃的草。夜晚，中间烧一堆火，四周连坐带睡就是一晚上，做吃的、烧水喝都可以，但第二天早晨走时，同志们身上的水就象刚下过大雨一样拧后直向下流。有些同志肚痛不能走，有的同志疟疾病发作了，有的鼻子里流血，由于种种原因，草地在无形之中夺走了好多红军战士的生命。由于自己在毛儿盖准备吃的少，一进草地的第四天就没有吃的，看到背枪的同志把枪皮带烧着吃，自己就把穿在脚上一只“皮鞋”也扔到火里烧着吃，这时的脚可受罪了，虽当天晚上和第二天的白天嘴不受屈，肚子不饿，走起路来也比较轻松有劲，接着又把另一只“皮鞋”也吃了（皮鞋

的来由是：把牛肉吃了后，把皮子分给四五个同志，每个人用脚踏在皮子上按脚大小画上样板，再用刀子割开四周，锥上洞，用绳子串起来，穿的时候用劲一拉，就可以当鞋穿，比打赤脚好几倍）。由于赤脚行走，有一天脚后掌被钉子刺破，当时出了血有些痛也不在意，总是忍着。可是过一天后，伤口周围的肉都发黑了，同时也痛得更厉害了。因为成天在水里走，毒水浸入伤口，当时情况没有办法可想，尤其没有药，自己又怕掉队，只好忍着痛，拖着腿跟着部队走。有一天行走到中午，天气比较晴朗，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黑鸦鸦的，有的同志高兴的说，“那就是山呀，”这时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红军战士的精神更加焕发了，队伍中不时发出：“同志们加油呀，我们快要出草地了，很快就要到达抗日的目的地了。胜利了！”前面真是山，我也看见了。队伍行走的步伐也比较快了，路越走越干了，前面的口令也多了，不时传来，“大家加油吧，宿营地是前面山眼下。”顿时，每一个红军战士的情绪又活跃起来了，有的同志开玩笑说：“我今后尿尿也不朝这个方向尿。”晚上整个部队赶到山根住到了山底下。由于我自己腿痛，掉了队，晚上十点左右才到达山底下，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找到自己的单位。山下树也很多，地也比较干，我和同志们一样睡了一晚上好觉。第二天早晨我才看见顺山眼有一条小路，听说这是松潘到上包座的路，敌人距离我们只有二十多里。为了等着草地里掉队同志，也为我们五军团和二方面军头一次见面，需要把部队弄整齐些。大约在十点左右才向上包座前进。行走到离上包座四十多里路时，有四、五十米长的一座木桥，修得比较好，两旁有栏杆，上面还盖着瓦，二方面军有一个排驻守，我们五军团一过，二方面军把驻守这座桥的任务交给我们三十五团，团里只派了一个连，其余部队继续前进。天黑时，我们全部到达了上包座。这里有一个喇嘛庙，周围有些房子，但都住的是二方面军的部队，我们只好在周围的树底下住。雨下了

一夜，很大，同志们都淋得象落汤鸡一样。第二天一早二方面军的部队开走了，同时也送给我们一些毛牛和奶油渣，由于很少，每一个人分了一缸子，这时我很高兴地吃着奶油渣。二方面军的同志一走我们才住上了房子。大家一进房子，赶快烧水吃东西，同时烘烤全身湿透的衣服和被单。快到中午时，又来命令出发到下包座。我们到达下包座时，天已经黑了，房子少，住满着伤病员，我们仍住在树底下，听说这个地方是出草地的主要咽喉。在下包座，我们只住了一天，在这里我们可以到森林里，地边上找到吃的。当天晚上的半夜，在我们住的树丛里跑出来一头骡子。又高又瘦，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大家估计是红二方面军走时，它走不动被甩掉了。这时我们供给处主任很快叫来八九个同志拿着绳子把骡子的腿绑起来大家用力一拉倒，再用刀杀死，弄得我们全处二十几个人一晚上没有休息，但是每个人都有吃的了，骡子的全身分光后，还给我分了一个骡子蹄子。白天洗煮不成，晚上洗煮，白天走到路上才吃。

由下包座出发北上，没有什么大的山，顺河下走了一天，到达巴西。这个地方周围人家很多，都是藏族同胞。两条河的汇合口有一个大喇嘛庙，三面靠水，一面靠山。这个喇嘛庙很大，都是木质建筑，比较雄伟。我们部队先和他们的头目作了多次交涉，才允许我们住在正殿周围的偏房，正殿不能住，还要求我们不能住他们的寨子，要多少粮食他们给送来。我们同意了他们的一切要求，我们整个部队便都住进了喇嘛庙。群众把粮食送来后，有锅灶和有炊事员的单位就开始做吃的。没有锅灶的单位就把领来的粮食分给个人，自己作，记得我分了一缸子包谷豆，到了半夜时刻，喇嘛庙突然着火了，团长命令大家排成队，用盆子、锅、桶等在大约有二里路的河边运水，到天明时，才把火扑灭。这时周围的零星枪声响起来了，河对岸的老百姓开枪打死我们两个担水的同志。我们团的政治处主任姓冯，是江西人，很快跑到河边上

一个石头后面，向河对岸的群众喊话说：各位老乡们，我们是红军的队伍，穷人的军队，北上抗日去，路过你们这里，昨晚上着火，我们不是故意的，但我们是不对的，向你们承认错误，对不起等等。虽然他们在四周向我们开枪，但没来进攻我们。我们平安无事地离开了巴西继续北上，听说再走一天就到腊子口了。行军很急，一天中间也不叫休息，同时不断地听到主任在讲遵守纪律等。天黑时，上级命令原地住下，四周也没有人家，都是在树林里住，叫大家准备明天要翻山通过腊子口到汉民地方了。我们住的地方刚好有一个没有水的干沟，中间有一个石崖，我和好几个同志跑到崖下弄一点草和树叶就睡下了，可是到了半夜忽然倾盆大雨，山洪汹涌而下，冲走了我们四个同志，把我吃的东西全部冲走了。自己很幸运没有叫洪水冲走。天明时，才看见两个同志的尸体挂在半崖几个树桩上，而那两个“回老家了”（听说这个河流通到嘉陵江，所以另两个同志的尸体未找见，大家才那样说）。走到中午时刻，我们到达腊子口的第一道关卡，两面都是笔直的石头高山，中间非常狭窄的一条羊肠小道，路的两边各有一座碉堡，全是石头磊起来的，藏在树丛里，人走到跟前不注意是发现不了的。到下午时刻，我们已赶到腊子口的最后一道关口，就是一座山，大约有二千五百米高，好象一幢很高很高的屏，直立在路中间，这是进甘肃必经之路。一上山稍休息一下就看见很远很远的地方有村庄和田地了，也看见高山上白花花的雪，象一条白腰带似的：岷山千里雪。政治部文工团有五六个同志站在山头上宣传到汉人地方的纪律。这时每个同志忘记了半个多月行军中的疲劳和苦累，精神更加奋发，一下山个个好象下山的老虎一样跑得很快。离我们宿营地还有二、三十里路，比较不好走，不断地要过河，有些同志把这叫七十二道脚不干。晚上住在岷县地境几个村子，这里都是汉人，我们说话他们也听得懂，对我们很客气。

这一段路是我们红军长征最艰苦、最困难的一段路，没有粮

吃，吃树皮草根，没衣穿，光脊梁，没鞋穿，打赤脚走路，尤其是各种疾病很多，如浮肿、疟疾、伤寒等病，不知夺去了我们红军战士的多少生命，再加上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使红四方面军的损失就更大了。

## 从靖远渡黄河西进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第二次在甘肃省会宁、静宁等地会师了。当时我们四方面军五军团的部队驻扎在甘肃省通渭县马营镇的周围。马营镇是个有四、五百户人家的镇子，离会宁县城约有二百多里。当我们听到又和中央红军会师的消息时，战士们欢呼雀跃，心情无比激动。“我们红军胜利了！”人人眼里闪动着喜悦的泪花。当时我在五军团军政治部青年学习班，看到管理员和司务长四处奔跑，从老乡那里买来两只羊和一些粮食，炊事班的同志们不辞劳苦地为大家做了一顿丰盛的“牙祭”。晚上我们的部队和镇上的老百姓开了一个联欢晚会，大约有上万人。会场周围和街道的墙壁上，都贴满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一致，抗日到底”的标语，场上气氛异常热烈。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首先在会上讲话，他说：“同志们，父老乡亲们，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又会师了，我们冲破了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又经过雪山草地，克服和战胜了各种困难险阻，胜利地到达了陕甘地区，同时也到达了北上抗日的目的地，这一切都归功于党中央，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今天的会师。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侵占我东三省，而且又向我华北进攻了，让我们携手团结起来吧，保卫西北，收复失地。”杨主任的话音刚落，会场四周立刻响起了“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口号声和抗日救亡的歌声。接着我们五军团政治部文工团的文艺战士们为大家演出节目，我记得其中演唱的一首歌的内容是

“八月桂花遍地开，建立政权苏维埃……”，这首歌当时很受战士们和群众的欢迎。

我们在马营住了一天，由于当时尾追我们的敌人是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胡宗南、毛炳文的两个师，因此在第二天的下午四、五点钟左右，就来了敌人的五、六架飞机，在我们上空漫无目标地轰炸了一阵，飞走了。紧接着远处又传来了大炮声。这时上级命令我们作好准备，天黑出发，目的地是会宁。天渐渐地黑下来了，我们也集合出发了，镇上的群众聚集在村头给我们送行。这一路上，山路较多，又是夜间急行军，但战士们没有一个叫苦，没有一个掉队的。上级要求我们军直部队在天亮前，一定要通过西兰公路的华家岭段，大家都是小跑步前进，由于天黑路难走，天亮时大部队还没有通过华家岭段。突然，由兰州方向来了十几架敌机，它们来回在西兰公路上的华家岭上空轰炸扫射，这样使我们大部队更难前进了。同时，胡、毛的两个师也很快赶到了华家岭段，一场遭遇的阻击战便开始了。在敌众我寡，装备悬殊的情况下，我们五军团的战士打得非常勇猛顽强，打退了敌人上百次进攻。但由于敌我悬殊太大，加上空中敌人的飞机狂轰滥炸，我们部队损失也不小，我们五军团副军长罗南辉同志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下午，我们军直部队到达了会宁城，这时敌人的飞机象一群苍蝇似的又飞来了，它们还是老一套，没有目标的向城内丢下了十几颗炸弹，用机枪乱扫了一阵，飞走了。天快黑时，五军团的部队退到了会宁城，紧接着远处传来了枪炮声，敌人又赶来了，我们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又继续向西行进。半夜时刻，我们到达了甘沟驿镇，部队在这里稍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西行。这时，有些同志嘀咕起来：“说是北上抗日吆，为什么总向西走呀……？”天亮前，我们到了打那池镇，上级命令找地方住下来，同时叫很快做饭吃，天亮后不许冒烟。由于行走了两天两夜，战士们又打仗，都没有吃什么，大家都很疲乏，吃了一点儿

东西就睡了。这时正西方向又传来了枪炮声，有的同志说：这是靖远县城里敌人打出来的（因靖远县城我们没有打开），中午敌人的飞机又来了四架，在我们的住地上空盘旋了几圈，乱扫了一阵飞走了。上级命令，天黑出发，经靖远县城下渡黄河西进。同时宣布了三条纪律：一是不能大声说话，身上携带的东西不能发出任何响声，更不能打火吸烟，发出火光；二是不能掉队，间隔距离不能拉长；三是传口令要快，要准确，违者受罚。虽然有严明的纪律，但有些同志不愿意过黄河，部队未出发前就离队跑了，据说他们跑到中央红军部队里去了。部队一出打那池镇，就开始跑步，大约有二十多里路，离靖远城不远时，行进的速度稍缓慢了一些，这时从县城里传来枪声更近更密了，我们的口令也多了，不时传递着“快跟上”，速度也加快了。一通过靖远城下，行进的速度又缓慢了，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靖远县城传来的枪声渐渐的远了，我借着月光辨别出枪炮声是从东北方向传来的。走了一会儿，我们听到河水声，“呀，黄河！我们到了黄河了。”平时总听人们说：不到黄河心不甘，这下总算到了。浑浊的河水奔腾不息地向东流去，风声夹着波涛的怒吼声，使人们互相说话都听不清了。我们的部队到达河边渡口便停了下来，纪律也更严了，我们的班长三令五申：不准乱动，原地坐下。渡口的路很窄，坡又陡，一不小心就会滑下去。听说这个地方叫虎豹口，地势很险要。派出去交涉船的同志回来说：由于风大浪急，渡过河西去的船，到达对岸总要顺水下流四、五里，就是到达岸边下船时，也得走三、四十米的水路。于是政治部杨克明主任派了十几个同志沿着河边拉了两支船顺逆流到渡口，这时整个军直部队才开始过渡，因为对岸没有敌人的布防，所以在凌晨四、五点钟左右，我们顺利地通过了黄河。

（下转27页）

# 我随五二九旅参加抗日战争 的片断回忆

· 周益三 ·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安绥靖公署撤销，杨虎城将军出国考察，十七路军在蒋介石的分化收买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叛杨投蒋的部队外，其余部队缩编为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下辖两个师又两个独立旅，十七师师长赵寿山，一七七师师长李兴中，独立旅旅长分别为孔从洲和王振华。原绥靖公署独立旅改编为一七七师的五二九旅，旅长许权中，下辖两个团，即一〇五七团和一〇五八团（以下简称为五七、五八团），团长分别为阎揆要 and 韩子芳。一九三七年四月中旬，部队整编完毕，李兴中师长检查了整编情况并

要求加紧训练，准备参加抗日战争。五七团是原陕西警备第三旅（张汉民旅）第九团，后编为西安绥靖公署特务二团。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下午柞水县九间房战斗后，这个团的共产党员所剩无几，中共陕西省委分管十七路军党组织的省委成员汪锋同志，把许多在地方上站不住脚的党员介绍到团做党的工作，团部还请了两个政治教官，给官兵上文化课和政治课，讲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使官兵的军事、政治、文化素质不断提高，还发展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不到两年时间，这支部队成为一支阵容整齐、纪律严明的革命的军

队。正如毛主席曾经提出的：这支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形式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际上始终是按照党的方针、任务去建设部队，同日寇进行艰苦的斗争的军队。

这个团党组织负责人迭经更换，特务二团时为程天鹏，后换为张一平。一九三六年六月张一平来团任教官，团党委九月成立，委员是秋含章、王写剑、王建基、杨信，张一平为书记。

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五二九旅奉师部命令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官兵闻讯，情绪高涨，为能亲赴疆场杀敌而欢欣鼓舞。部队于八月十六日移驻三原继续做准备工作。有的托妻寄子，有的告别父母兄长，一片出征前的紧张气氛。八月二十八日，师部在三原召开大会，欢送五二九旅将士赴前方参战，李兴中师长讲话后，全旅官兵同仇敌忾，誓与日本法西斯血战到底。

九月一日拂晓，部队从三原出发，步行抵渭南火车站，

改乘火车于三日下午到石家庄以北正定县滹沱河南岸宿营。四日，三十八军副军长段象武在石家庄旅馆召开营长以上军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旅长许权中，团长阎揆要、韩子芳，军部教导团团长李振西等。段副军长讲了敌我态势：日军司令长官小矶国昭令华北军分二路向太原推进，北路日军是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大部，经来源、灵丘、平型关入晋；东路日军是川岸文三郎率第二十师团一部、第一〇九师团，经保定、石家庄、井陉从娘子关入晋。我军奉命在滹沱河南岸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阻击东路之敌。第五七团含铁路迤东地区，第五八团不含铁路迤西地区，在沙滩构筑工事。李振西团为预备队。在沙滩中构筑掩体流溃不成，九月八日改令开往无极县，行至半道，复改令撤回正定车站乘火车赴保定以北的高碑店，阻击南下之敌。军指挥部、教导团、五七团三营仍驻正定。我旅至高碑店下

车后，前方阵地被敌冲破，部队恐被散乱溃兵冲乱，旅部即令改变行进方向，步行夜宿易县，旅令五七团向紫荆关布防，阻击西进之敌。团令二营六连赶赴该关，占领阵地，探索敌情。旅拂晓经清西陵向西推进，因受日军飞机频繁空袭，前进速度异常缓慢。据六连情报：我连到紫荆关后第三天，日寇经该关西进，我连正在监视中。团令该连跟踪搜索。旅行至来源东南某地，遇见八路军骑兵侦察分队，才得知再向西进便入八路军防地。据说：来源已失守。团令六连归队，我军折而南行。约九月十五日到达满城的神南，后移驻灵山一带侧击南下之敌。在这里，五七团一营剿过几次散兵游勇，团部武装便衣队（队长郝子昭）在灵山东遭遇日军侦察兵，激战后，俘获战马两匹，致侵犯曲阳之敌出城袭击我军，我第二营抗击来犯之敌，激战数小时，打退了日军，我军也有伤亡。约十月十日，军指挥部令赴晋北参加忻

口战役着五七团三营归还建制。

约十月十一日，五二九旅由灵山经阜平、龙泉关、五台、定襄，日夜兼程，于十月十七日到达忻县。十月十八日下午，在敌机的不断袭扰下抵忻口。忻口是保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地势险要，铁道两旁数十米高的土地上筑有半永久性工事，晋军前敌指挥部设在约一百五十米深的窑洞里，两侧布满大小不等的窑洞，可防御敌炮火和炸弹的轰击。战斗部署的情况是：中间兵团，由晋军陈长捷指挥，右翼兵团由刘茂恩指挥，左翼兵团由李默庵指挥。五二九旅增拨中间兵团，团营分辖配属于第一线防守部队。而旅团长不参加战斗指挥，把第五七团的第一营归晋军梁旅宋团长指挥；第二营归梁旅王团长指挥。十月二十二日，第三营由石家庄赶抵忻口，这时将三营连同归晋军某旅指挥的五八团，统归许权中旅长指挥。三营阵地增加在五八团右翼，右侧接连傅作义

部。五八团韩子芳归晋另一个旅指挥。受命后即进入忻口西北侧高地，面对南怀化阵地上的敌人，宋团阵地交五七团一营接替，王团阵地在宋团的左翼，五七团二营又在王团左翼。王团阵地地形是漫坡向下倾斜，南怀化的敌人可由此向王团仰攻。五八团在宋团的右翼，隔一座土山不能相通，对面也是南怀化的敌人。日军攻下南怀化后，距我阵地六、七百米对面土山上挖有隧洞，并设有平射暗枪眼，开始我们没有发现，经常遭敌冷枪，经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才得发现。我阵地上没有炮，从忻县第二战区长官部拉来的四门重炮，只打了十多发炮弹就拉走了。日军飞机在阵地上空不停的盘旋，而我们的飞机在阵地上空只来过一次，转了个圈便飞走了。

在五七团中还有个特殊的连队，就是小兵二连。在上阵地前，我报告团长，把二连留忻口镇，因为这连兵是十五岁左右的小兵，他们是从全团集中

起来的勤务兵，加上从西安等地募集的流浪儿童，共约一百四十余名。原来二连的老兵，均调入其它连队。共产党员李杰生在敌人搜捕他时，省委派他到二连以班长名义做党的工作，同时小兵们的教育识字读书工作也由他来负责，不到两年时间就培养吸收党团员30%以上（该团在赴抗日前线时共有党、团员三百余名）。说心里话，实在舍不得这些娃娃送到炮火激烈的阵地上。大约是二十日，许旅长、阎团长都曾来二营阵地上视察，团副谢晋生也来到阵地上，还特意将这些小兵带来观战，以锻炼实战经验为由，将全连交孟慎言营长指挥。当日傍晚，日军向王团阵地仰攻，王团官兵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十月二十日不支而溃，一直退到五七团一营阵地的后边。一营阵地受到侧击，周营长带一连截住退兵，督其前进抵抗，并令一连党员排长冯子云带头携同友军冲杀，来犯之敌纷纷败退，一直退到王团阵地前方以待援兵。